

春晚要从“骂声”中听懂期许

■毛建国

时事聚焦

继去年10月26日和网友畅聊春晚后,1月19日17:40到19:00,央视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再次现身网络平台并回答相关问题。冯小刚称导演春晚本就是挨骂的事,“骂春晚”现在也渐渐成了一种习惯和时尚。《京华时报》1月20日)

把对春晚的种种吐槽乃至批评,简单地称为骂,姑且不说这是否准确,即使用“骂春晚”这个词比较形象、上口,也不应该由冯小刚来回击——没有“骂春晚”,哪轮得到冯小刚执导马年春晚?

这些年来,针对春晚的批评确实

不少,常给人一种“骂春晚”的印象。但有骂也有赞,不能只看到骂却看不到赞。比如2008年央视春晚,由于年初一场不期而遇的冰雪,给当年的春运带来了难以预料的麻烦,在抗击冰雪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冰雪英雄”,这一年的春晚特地在“奥运板块”之后打造了“冰雪板块”。而2011年央视春晚,由于前一年度西单女孩、旭日阳刚意外走红,这一年的春晚青睐西单女孩演唱《想家》、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这两年春晚,因为这两档节目而受到不少肯定。

而且,“骂春晚”也非为骂而骂,更非没有一点道理。这几年春晚吸引力下降,从客观上讲,受社会多元、文化多元的影响,公众的消费选择面扩大了,春晚不再是“唯一

的菜”;从主观上讲,也与春晚本身逐渐模式化、脸谱化、商业化有关。这几年春晚受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点上。其一是“商”,广告植入太严重;其二是“老”,演员太老,有些演员一上就是一二十年,而且也没有什么新节目,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突破;其三是“板”,整个节目编排方式太过陈旧,有些节目质量还在下降,这在小品、相声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满足不了公众日益增加的需求,特别是满足不了新群体的需求。

央视春晚在2008年度和2011年度相对获得更多点赞,不同年份里有些节目相对受到更多肯定,也主要是因为接了地气,不再过于强调“高大上”。因此,简单地认为现在“骂春

晚”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并对公众持一种抵制甚至敌视态度,并不妥当。相对于“骂春晚”,没人议论没有吐槽没人反对,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骂春晚”证明还有人看春晚,证明公众对春晚还有期许。如果连一声骂都听不到了,春晚恐怕也就真的成了一场“奢华的游戏”,只剩下自娱自乐、自我陶醉。

表面看是“骂春晚”,实质上却是对春晚的一种期许。如果没有人身攻击,如果不是无中生有,春晚应该乐于听到骂声才对。虽然众口难调、春晚难办,但春晚也未必就不能办好,最起码还可以寻求最大公约数。而最重要的,就是勇于、善于从“骂春晚”中听懂民众期许。

(来源:中国青年报)

言论观点

人民日报:
用规则文明突破“关系藩篱”

破解“办事难”困局,转变工作作风是重要突破口,重塑规则体系、增强规则意识,更需补课。诚然,目前“办事难”“求人难”等问题依然严峻,但知难就不难,以公开透明、人人遵守的规则面向社会,以不偏不倚、不折不扣的执行取信于民,就一定能够突破“关系藩篱”,走出遇事找人、不找规则的怪圈。

人民日报海外版:
西方媒体该正视“日本威胁论”了

近些年,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然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势头,西方媒体却甚少谈论“日本威胁论”。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才是真正威胁。西方舆论不妨负起责任,多谈谈“日本威胁论”,使日本右翼势力成为过街老鼠,推动国际正义力量大联合,用铜墙铁壁阻遏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中国青年报:
抵制住那些干扰从严治官的杂音

“从严治官”让一些人不太高兴。因为明显触动了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他们已经表现出抵触情绪。随之出现种种“杂音”。这些杂音有的颇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对这些干扰,改革者需要有坚持的韧性和抗干扰的勇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老师箴言感动网友 中国家长为何太急?

■商意盈

“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他是参天大树!”近日,署名为耿琳老师的一段话,在网上不脛而走,感动了众多网友。中国家长如何教育孩子,需要改变以往单一的评判标准,在恪守培养合格公民的前提下,更加珍视和守护孩子的“独特”。

记者采访了解到,耿琳是河南省实验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也是一名班主任。期末考试结束后,她将自己平日教学、阅读的感悟通过校讯通群发给了所带班级学生的家长。耿琳说:“自己班上99%的学生都在认真学习。每一次考得不好,学生自己已经非常难受。他们更需要的是理解。”

没有一位家长不盼望儿女成龙成凤,只不过大部分中国家长表现得过于着急。眼下正是学校出期末成绩的时候,不少孩子可能因考试成绩不够理想而遭遇父母的冷落、责骂甚至体罚,随即拿到各种补习班的“对症药单”。

耿琳老师用充满暖意的文字告诉家长:“无论成绩好坏,请想想: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地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朵还没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

中国父母对孩子的高期望,部分源于集体文化所形成的单一的评价体系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对于父母而言,在教育孩子方面,与其求诸上限,不如守住下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对社会有用的现代公民。这应成为所有家长共同认同的下限。至于孩子能否成名成家,需要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为人父母者,应意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我们唯一能经历和努力的是这一份妙不可言的“独特”,如耿琳老师所说:“慢养孩子,陪伴孩子一起成长,要有耐心,要有爱。” (来源:新华社)

剥夺监护权易 完善政府职责难

■沈彬

据媒体披露,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说:“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

问题是,剥夺失职父母的监护权易,但失去监护的孩子怎么办?这更是对政府责任的考验。其背后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司法程序以及救济制度,需要决策层做出详细应对,需要财政有更大的投入。

目前,中国关于解除监护权的法律主要有两部,一部是《民法通则》,一部是《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2年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引按:即‘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另行确定监护人。”

但这一规定更多是一种“宣示”,内容却极其含糊。比如什么叫“有关人员”、“有关单位”?能沾边的教育、民政部门、共青团等“有关单位”都没有得到明确授权去起诉。又比如,如何“另行确定监护人”?如果除父母之外没有其他亲属愿意担任监护人,怎么办?是否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其法律依据何在?剥夺监护权,是否意味着切断孩子与父母的一切法律关系?如果是,那么,将来父母是否永不需承担抚养义务?父母自身将来的赡养、子女继承其财产等问题又如何处理?失去监护的孩子,毕竟不是“孤儿”,能否被收养?如果父母真心“改悔”,能否依法讨回监护权?

在剥夺监护权之后,又涉及孩子的临时寄养、正式收养问题。而救济孤儿的投入,又是民政部门的短板。此外,中国还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相关成熟处理机制,比如对儿童虐待现象的强制举报制度:由社会服务机构负责初步调查,设立紧急监视机构用于临时安置孩子,随后会有72小时初步审理、永久性终止父母权利等完整司法程序。

这次政府决心激活法律,剥夺失职父母的监护权,成败的关键还在于,健全相关机制,不让儿童权利落空;政府当承担更大的责任,拿出真金白银和“捡烫手山芋”的执法勇气。(来源:东方早报)



两难 临近春节,我国多个地区继续遭遇严重雾霾,PM2.5指数直逼浓度限值。这让人们在戴着口罩、皱着眉头的同时,再次争论起春节是否该禁止烟花爆竹燃放。越来越多老百姓开始认同,治理雾霾、人人有责,放烟花爆竹的民俗也得与时俱进。 (来源:新华社 徐骏)

“换乘帝”提出的一道考题

■封寿炎

7张火车票、换乘6次、辗转8地,在上海工作的小伙子小林才能回到西宁的家。这还是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而只要换乘途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行程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成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在网络的语境里,在围观者的传播中,这件事情颇有喜感,小林也被网友戏称为“换乘帝”。甚至不乏艳羡的声音,认为“曲线回家”不但能饱览沿途风光,还能省下一笔乘飞机的路费。但对当事人而言,即使他真的是位火车迷,恐怕更多的也是无奈——飞机票太贵,直达火车票买不到。

每年春运都“一票难求”,新闻媒体里触目所见,都是挤爆车站的乘客,以及路途奔波的归人。对于原因的分析早已汗牛充栋,对于现状的辩护也理由充分、论证严密,似乎人们除了接受现实,已经别无他法。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一个具体乘客的角度来看问题,当那么多回家路上的辛酸故事年复一年地上演,以至于我们渐渐麻木不仁,甚至于把其当成风景去围观,当

成话题去调侃的时候,对于原因的分析、对于现状的辩护,是否真能那么理直气壮?

中国的春运,对人类而言都称得上史无前例的难题。那么庞大的人群,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实现大范围迁移,交通运输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这种巨大的压力考验一年一度,难见缓解。对交通部门而言,能完成春运任务就是莫大的功劳,人们很难对其苛求更多。但满眼颠沛流离的回家景象,又让人情不自禁地涌起期望,也许一切都该做得好一点、都能做得好一点。

无论体制机制还是政策措施,最终承受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要评判体制机制的优劣,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去审视,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具体到春运,当我们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去审视,似乎一切都难以指摘——考虑到客观存在的巨大困难,一切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出发去审视,既然那么多人遭受委屈,那就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是啊,庞大人口的急剧迁移,再强大的运力恐怕都难以满足。然而驱使他们迁移的动力何在?贫穷乡村与富庶城市的反差,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找好一点的生活。一年辛苦之后的返乡,这些匆匆归家脚步的前方,又有多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苦苦期盼?若说回家的路再累都不苦,是否正可印证人在他乡时亲情的稀缺和渴望?忍受硬座甚至无座的劳累,以及辗转多地的换乘折腾,也无非是收入不高的人们,在面对昂贵机票时力困省一点钱。这一切都并非没有改进的空间,而点滴改进,万千行人的脸上就能少一点愁绪,多一点欢颜。

春运是一卷中国社会民生的“万花筒”,那些辗转劳累的“囧途故事”,以及它们所折射出的悲苦欢欣,不应该只是一味笑谈的佐料。它是一种审视,也是一种拷问。也许没有人能拿出时间表来承诺,何时开始就不会再有春运之苦;但这无法承诺的愿景,却仍然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和追求。(来源:解放日报)